

沈光文詩輯註

陳漢光

一、光文給予臺灣學藝的影響

談到臺灣學藝史，就不得不提及沈光文；但我並不以為他是荷據時期來臺的，也不稱他為海東文獻始祖，而只是為了他在學藝上對於臺灣的一些影響。這些影響其中比較顯明的例子，似可以說就是吟詩結社；原來歷代臺灣吟詩結社的風氣相當普遍，這是其來有自的。

臺灣的吟詩結社，早在清康熙二十四年，就有「東吟社」的組成，我並無法推定「東吟社」就是最早的臺灣詩社。因為自明鄭渡臺以後，明季遺老播遷臺灣甚多，他們自有其立場與看法，當然亦應有其發洩感情，聚會同志的集社，在這裡，我們暫不去談論；不過，這些結社是自「東吟社」也好，或「東吟社」以前也好，均應係以沈光文為中心，這是我所以要研究沈光文的學藝業績原因之一，同時也是近人之所熟知沈光文的緣故；所以我之研究臺灣學藝史，即從光文為始，諒不差錯？

二、光文渡臺的年代問題

在未談到沈光文詩文之前，必先確定他渡臺的年代，若不如此，則一切吟吟內容意義隨時可以改變，其他更無從研究了。本來，光文的渡臺年代，在他的「東吟社序」中已有明白的記載，實在無需再論。不過，由於全祖望的誤記（註一）以及黃叔瓚的引錄（註二），以致後人對之發生了疑問；為着這一點，我們又不得不略予考證。

從下列幾點理由，我考定沈光文是明鄭時期渡臺的。

理由一：據清康熙二十四年（西曆一六八五年，干支乙丑），沈光文七十四歲撰的「東吟社序」（引乾隆十一年范咸、六十七纂「重

修臺灣府志」）云：「……余（光文自稱）自壬寅將應李部臺（閩督李率泰）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臺灣），海山阻隔，慮長為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由此可證他是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干支壬寅）來臺，而到了康熙二十四年，又正是他到臺第二十四年的時候。

理由二：據諸羅縣知縣季麒光（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四年去職）撰「題沈斯菴雜記詩」（引康熙五十五年陳夢林「諸羅縣志」）云：「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文光）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斯菴學富情深，雄于詞賦，浮沉寂寞于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斯菴真有心人哉！……」按所謂臺灣無人無文，這不過是一種誇獎之詞，非真臺灣無人無文，實是無庸我再解釋的；至於謂光文「寂寞于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即係光文來臺二十餘年；此言，可與光文「東吟社序」之「慮長為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互相印證。

理由三：據康熙二十五年鄭開極纂「福建通志」沈光文傳云：「沈光文，字文開，浙江鄞縣人，由恩貢官至太僕少卿，自肇慶從海道抵金門，閩總李率泰致書幣邀之，不就，意欲舉眷入泉，遇颶風飄至臺灣，遂寓焉，鄭成功甚禮遇……」又陳夢林纂「諸羅縣志」沈光文傳云：「沈光文，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明副榜，歷仕紹興福州肇慶間，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少卿，順治辛卯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招之，辭不赴，後移家泉州，過圍頭洋遇颶風，漂入臺灣，鄭成功以客禮見，不署其官。……」又乾隆六年劉良璧纂「重修臺灣府志」沈光文傳云：「沈光文，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少卿。順治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招之，不赴，後將入泉州，舟過圍頭洋，

遇颶風飄至臺，鄭成功以客禮見，不署其官。……」又乾隆十一年范成纂「重修臺灣府志」沈光文傳云：「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文恭公一貫之族孫也；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少卿，奉差廣東監軍；順治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招之，不赴；後將入泉，舟過圍頭洋，遇颶風飄至臺，鄭成功以客禮見，不署其官。……」上錄四種沈光文的事略，可以說是比較早期而且比較可靠的文獻，均沒有說他是明鄭以前渡臺的，由此，我們益更可信，「東吟社序」之所記。

理由四：據沈光文的一百零二首古今體詩中，均找不到有一首或一句咏及荷蘭事物的詩；相反地，可以查出他在金門所咏的詩，例如：「齊价人移活以詩投贈次韵答之」、「齊价人旋未及言別茲承東寄欣和」、「感懷八首」中的「敵廬依大武」句、「重九登嘯臥亭」、「貨米於人無應者」中的「高飛秋色入浯州」句。按「浯」及「禾」，即「金門」及「廈門」；「大武」應係「太武」所誤；即金門「太武山」；「嘯臥亭」，即金門「嘯臥亭」。由此可見，光文住在金門，應有相當久的歲月。

從上四點證明了沈光文是在明鄭時期來臺的；但為甚麼原因，全祖望會弄錯他是在荷蘭時期來的呢？據我研究，可能有下列幾個原因：

第一，金門與臺灣同係海島，光文之咏海島者，多被誤為是在臺灣所吟咏，尤以不諳閩海地理者更有可能。

第二，因為光文是明代的遺臣，其忠於明廷自有表現，故論臺灣人物者，當時似不敢多言；此事，若就康熙中葉纂修的兩部「臺灣府志」（即高拱乾的初修志及周元文的重修志）觀之，均未見其收有沈光文記錄，況其他乎！而光文自身亦頗怕事，他除了在「東吟社序」的文中，落出些半虛半實的話（註三），其他則未見說出實事（註四）。故其來臺緣由，始終含糊其事，這從我上引四種光文傳記就可以看出；自潮陽浮海至金門，時間說得很明白，但其自金門渡臺的時間，即語涉含糊，蓋恐清廷以其暗附明鄭而見忌也。上記雖不是光文自寫，

但其資料應係取自光文關係之人。其後，又因康熙末葉有朱一貴抗清之變，清廷對於留臺的部份明遺民後裔，當應另有其一番警戒；而光文之關係人，又不得不將光文與明鄭關係盡量拉開，以避免麻煩，那是必然的，所以當是時，甚至身為巡臺御史的黄叔瓚，要蒐集些光文的資料，尚不能得（註五）；及至范成纂修臺灣府志之前，（即乾隆十一年前），全祖望曾託巡臺御史張湄（字鷺洲）及臺灣知府范昌治蒐集光文遺著，亦均未得（註六），可見光文關係人戒備之一斑也。迨至乾隆十一年左右，經六十七和范成二人的努力，才把光文的遺著大部發掘出來（註七），所以范成及六十七二人重修的「臺灣府志」收入光文的詩文特別多（註八）。也許那時候，距朱一貴之役年代也稍遠了，清廷的官吏們以及留臺明臣後裔的腦海中，戒備和忌避逐漸煙消矣；至於全祖望所得的光文最後資料，可能是從「福臺新咏」中所得（註九），但除了多集幾首詩之外（註十），對於光文的渡臺時期，似未加以更改（註十一）。

除了全祖望及黃叔瓚所引資料之外，以沈光文是荷據時期來臺的，近人另有新論（註十二），這新論是說光文的「東吟社序」記「壬寅」（永曆十六年）是「壬辰」（永曆六年，順治九年）的誤改；「今二十有四年矣。」，「二」是「三」的竄爛。此說，我認為是誤斷。理由有下列二點：

理由一：即使「壬辰」能變為「壬寅」，「三」能竄為「二」，那麼，季麒光的「題沈斯菴雜記詩」為何亦有「浮沉寂寞于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句，豈有此「二」亦係「三」所竄爛耶！

理由二：如果光文真是壬辰（永曆六年）渡臺的，閩督李率泰又何能陰使以書幣招之於金門？李率泰就閩督係在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這在福建文獻中記錄甚多（註十三）。

總之，不論是舊記或新說，若謂沈光文是荷據時期渡臺的，均應不足採信。

(註一)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太僕傳」云：「沈太僕光文……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園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至臺灣，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據。……」

(註二)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四云：「各志多取沈文開雜記，未得全書，亦不知其人。蔡洲文彙文開傳：「名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字文開，別字斯庵。以恩貢歷仕紹興、福州、肇慶，……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當事書幣邀之，不就。七月，挈眷買舟赴泉，過頭園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末掠有其他，斯庵以客禮相見。」

(註三) 「東吟社序」曰：「……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園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為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按此段，據我觀察，可能是半虛半實的；例如「將應李部臺（即李率泰）之召，舟至園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應係光文之偽稱；蓋就其「零二首詩中，並未得有關於是事之蛛絲馬跡，而又前人所記光文事略者，雖有謂颶飄之事，但並未一述及「將應李部臺之召」；相反地却謂「焚其書，反其幣。」故我認為他有故示其偽之處；至於「壬寅渡臺，今二十有四年」，似係實言。上舉僅係一例而已；此外關於「東吟社序」中之半虛半實史事，應尚多，茲不贅。(註四)就「平臺灣序」觀之，其對於清廷的歌功頌德，很難看出與其生平素志有符合的地方。

(註五) 參見註二。

(註六)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云：「予求公集久矣！張侍御驚洲巡臺時，嘗以書屬之而未達，今之臺守乃郵人，然狙獪下流，不足語此，行當博訪諸閩之好古者。茲所錄乃諸羅志中數首，似非其至者也。」可見那時全氏尚未獲得沈氏詩集。

(註七) 范咸六十七合纂「重修臺灣府志」凡例云：「……惟沈文開集，向時寓臺諸公所翫而未曾得見者，亦輾轉覓諸其後人。凡得詩文雜作鈔本九卷，皆蠹爛，但字迹猶可辨識，既不忍沒前人之苦心，故所徵引，較前志尤多。」

(註八) 請參看本文附表，即可詳知。

(註九) 全祖望「明故太僕斯庵沈公詩集序」云：「……吾友張侍御柳漁，持

節東寧，其歸也，為予言：大僕之後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寧，乃以太僕詩集為囑，則果鈔以來，……」按張侍御柳漁即張湄，至李生昌潮，未知何許人？惟其「續甬上耆舊詩」目錄，沈光文名下則見有「福臺新咏」字樣，或係明示其採自「福臺新咏」無疑也。

(註一〇、一一)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記光文事略並未謂獲得其集，只云錄諸羅志中數首(見註六，不贅錄)而已。迨其再蒐獲得後，只將葛衣吟等二十七首錄入，並未改其記事，故後人校註其書者，曾在光文詩後記云：「陸廷獻案：葛衣吟以下二十七首為他本所無，豈即謝山先生後所訪得者歟；抑據庵氏實補之也俱未可知。浙江明案析謝山先生作公傳末云：郵人有遊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歸，凡十卷，遂錄入甬上耆舊詩。據此則葛衣吟以下二十七首，實係訪得全集後選入無疑。」由上，或可推及其他。

(註一二) 見「臺灣文化論集」(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盛成撰「荷蘭據臺時代之沈光文」一文。

(註一三) 見乾隆二年謝道承纂「重修福建通志」及道光二十九年陳壽祺纂「重修福建通志」等。

三、光文詩一百零二首輯註

沈光文的著述甚多，據前人記錄，計有臺灣賦、東海賦、檣賦、桐花賦、草木賦、平臺灣序、東吟社序、花草果木雜記、古今體詩等；現有傳世者，僅存平臺灣序、東吟社序、花草果木雜記(即沈光文的學藝業績，當應以古近體詩一百零二首為先，似乎較有意義。

凡引錄沈光文詩者，有清一代，最少應有十種文獻(註一)；近人引錄者，亦當在不少(註二)，茲選其較有意義者八種，製表比較如下，俾使讀者一目了然。

(註一) 除本文附表所引五種外，據我初步統計尚有六十七「使署閒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朱仕价「小琉球漫誌」、周璽「彰化縣志」等。

(註二) 除本文附表所引三種外，尚有連雅堂「臺灣詩乘」，彭國棟「廣臺灣詩乘」、黃典權「沈光文」等，頗不勝舉。

一 獻 文 灣 臺 一

偶 成	答曾則通次來韻	歸 望	望 月	五 日	有感漫賦(二首)	贈友人歸武林	感 憶	普陀幻住菴	詩 題 首 數	名 書	
									五	志縣羅諸 林夢陳年五十五熙康	清
10	9	8	7	6	4.5	3	2	1	七八	志府灣臺修重 咸范年一十隆乾	
6		5	4			3	2	1	五〇	志府灣臺修續 儀文余年五十二隆乾	
律七 3			律五 1	律七 2				律七 1	四五	志縣山鳳修重 曾瑛王年九十二隆乾	代
									三二	詩 舊 耆 上 甬 續 望 祖 全	
6		5	4	58		3	2	1	六九	薈 詩 灣 臺 堂 雅 連 年 三 十 (集 詩 庵 斯 沈)	民
2		34	4	32		33	1	30	五五	稿志通省灣臺 泉 坤 徐 年 一 十 四 篇 學 文	
集上 3	集下 38	集下 27	集下 1	集上 25	集上 32.34	集下 26	集上 1	集上 2	八六	志雜稿志縣南臺 榮新吳年六十四 (集 詩 庵 斯)	
10	9	8	7	6	4.5	3	2	1	二三	(註 輯 詩 文 光 沈) 文 本	國

有 感	中 秋 夜 坐	秋日和陳文生韻	無 題	戲 題	自 疑	見 博 者	齊人移居以詩 投贈次韻答之	己亥除夕	感懷八首(註一)	內 陳 五 章 首 同 「感懷」	輓 定 西 侯	偶 成	夕 發 不 給 戲 成	葛 衣 吟	曾則通久病以詩 問之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43—50 (首七枚只)			13	12		11
				13	12	11	10	9	28—34 律五				8 律七		7
			律五 2		律七 5	句絕 1			7—14				4		
										8—21	6			5	
			49	14	12	13	11	9	27—33•42				7	65	10
			5	39	38	19	37	36	10—17				3		35
集下 47	集下 40	集下 39	集下 2	集上 8	集上 7	集上 6	集下 29	集上 5	集下 7—14			集上 35	集上 4	集下 34	集下 28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0—32	16—29	15	14	13	12	11

一註輯詩文光沈一

寄懷莊橙庵	慨賦	貸米於人無應者	謝盧司馬惠朱薯賦	東曾則通借米	和曾體仁賞菊分得人字	看菊	重九日登嘯臥亭	(咏菊) (註二)	郊遊分得青字	仲春日友人招飲不赴	寄跡效人吟 (六首)	齊人旋禾未及言別茲承東寄欣和	夜眠聽雨	野鶴	庭中白菊新開
36	39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6	25	24	23
	律七		23 律五			22	21 律七	20 律五	19 律七	18		17	16 律五	15	14
	8		6				7	5	6				3		
		7						31			24—29 (首二)收只				
	8	66	51			22	21	20	57	19	67•68	18	17	16	15
集下	集上	集上	9 集下	集上	集上	46 集下	45 集上	8 集下	44 集上	43 集上	集下 (首二)收只	42 集下	6 集下	41 集下	40 集上
41	30	32	6	37	36	31	12	5	11	10	35•36	30	3	25	9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46—51	45	44	43	42

山間八首 (註六)	別洪七峰	別顧南金	移居目加灣留別	重九大風	蛙聲	往寧靖園亭修謁 (註五)	大醉示洪七峰	思歸六首 (註四)	秋吟(二首,內一首同「思歸」)	吳正甫忽欲爲僧以東寄賦答	題寧靖王齋壁 (註三)	癸卯端午 (三首)	言憂	贈王愧兩司馬見
57—64 (首五收只)	75	74	73	69	68	67	65	51—56			27	40—42	38	37
40—44 律五	律七	律七		律五	46 律七	律七		35—39 律七			律五	25—27		24
15—22	19	18		23	17	16		9—14			4			
									22.23	30				
34—41	53	52		50	59	54		43—48 (首五收只)		69	55	24—26		23
22—29 集下	集上	集上	集上	18 集下	55 集上	集上	集下	49—53 集上		集下	7 集下	48 集上	集下	47 集下
15—22	29	27	38	23	24	28	43	16—21		37	4	13—15	42	32
84—90	83	82	81	80	79	78	77	72—76	70.71	69	68	65—67	64	63

州守新構僧舍于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	番 婦 文藝 1	釋 迦 果 (註七)	公 孫 橋 (註八)	椰 子 (註九)	番 柑 (註一〇)	曉發目加灣即事	野 菊	發新港途中即事	咏 籬 竹 (註一一)	與 友 奕	至 灣 匪 月 矣
66	產物 1	產物 2	產物 3	產物 1	產物 4	70	71	72	76	77	78
45 律七 15	1	3	2	3	2		句絕 3		47 句絕 2		
56	60	63		64			61		62		
54 集上 22	31 集下 24	集上 24			集上 31	集下 44	集下 33	集下 45	集上 23	集下 46	集上 39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附記：一、本表中所記阿拉伯數字者，係表示各書收入之前後順序。

二、本表中所引各書詩題，如有異同或太長者，即加註以明之。

(註一)「感懷八首」，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作「感懷七首」；又其中五首與「陳草」中五首雷同。

(註二)「咏菊」，原作「菊受風殘，又復無雨潤，疊疊發花雖不足觀，亦可聊慰我也。」二十二字。

(註三)「題寧靖王齋壁」，「重修鳳山縣志」、「沈斯庵詩集」、「斯庵詩集」均作以「題寧靖王齋堂」。

(註四)「思歸六首」，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及「臺灣省通志稿文學篇」均作為「思歸五首」；又其六首中一首與「秋吟」中一首雷同。

(註五)「往寧靖園亭修謁」，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作「文修謁詩」；惟是書只收此詩及「題寧靖王齋壁」二首而已，本表未予列入。

(註六)「山間八首」，中一首與「寄跡效吟」雷同；題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作「山間五首」；另「沈斯庵詩集」及「斯庵詩集」均易題為「山居八首」。

(註七)「釋迦果」，「諸羅縣志」無題，附於「物產」內；「續甬上耆舊詩」則作：「釋迦果，似波羅蜜而小；種自荷蘭，味甘膩微酸，夏秋間熟；亦名梨。」二十五字。

(註八)「公孫橋」，「諸羅縣志」無題，附於「物產」內；「續甬上耆舊詩」則作：「半線諸山中有公孫橋與中土異，大如金橘，肉酸苦，色黃可愛。」二十四字。

(註九)「椰子」，「諸羅縣志」無題，附於「物產」內。「甬上耆舊詩」則作：「椰子、類柑櫚，子十數穗，纍纍下垂，外裹麤皮如椶，內結堅亮，白肉附之，味如牛乳，中含漿曰椰酒，臺人製之為油。」四十三字。

(註一〇)「番柑」，「諸羅縣志」無題，附於「物產」內。「續甬上耆舊詩」則題為「有柑亦由荷蘭來，與橘同；狀稍大，肉酸，皮苦，色黃；荷蘭夏日飲水取以和鹽持作酸漿，如內地所云梅水者。」四十一字。

(註一一)「咏籬竹」，「重修鳳山縣志」、「沈斯庵詩集」、「臺灣省通志稿文學篇」均作為「竹籬」。

三、本表各詩排列次序，請見下文。

上表所記，係依下錄古近體詩一百零二首順序排列，至下錄順序，則按各詩撰咏年代先後排列；惟中有部分未知年代，而又無法考訂者，則參照前人所列次序列出之。

001 普陀幻住菴

磐聲（又作音）飄出半林間，中有茅菴隱白雲。幾樹秋聲虛檻度，數

竿清影碧窓分。閒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羣。此日已將塵世隔，逃禪漫學誦經文。

按：普陀，似係指浙江普陀山而言；故此詩之成，應在隆武元年（順治二年乙酉）魯王「畫江（畫錢塘江而守）之役」後。那時魯王入海，光文可能逃到普陀山。

002 感 憶

暫將一葦向南溟，來往隨波總未寧。忽見游雲歸別塢，又看飛雁落前汀。夢中尚有嬌兒女，燈下惟餘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記憶，臨晨獨眺遠山青。

按：就詩意觀之，可看出是在旅行中所作；而且這旅行是從海上，自北而南的，故斷其是自普陀浮海「長垣」（閩浙沿海地帶）中所作的，其時應係隆武二年丙戌。

003 贈友人歸武林

却有機緣在，相逢意氣同。來看雲起處，共話月明中。去去程何遠，悠悠思不窮。錢塘江上水，直與海潮通。

按：詩中友人似係作者同伴，其歸武林，光文爲之贈別。是詩亦應在隆武二年所成。

004 有感漫賦

蒿徑難安仲蔚居，且同咄咄向空書。瞻天望切嗟無路，陟岵悲深悔絕裾。如鬼未堪譏謁者，寡親只合賦歸歟。飄搖風雨栖難定，豈是吾家乏敝廬。

005

何處呼名浪得名，三搗萬載竟留聲。爰爰可得株難守，號號于鄰震亦驚。歇後何如同鄰五，爭臣未必動陽城。墳分黑白繇來廣，莫令通人笑守硯。

按：就此詩中所謂「難安」、「無路」、「風雨栖難定」等字樣，即可看出是作於居住無定的時候。又就所謂「號號于鄰震亦驚」句，更可推其是在閩師敗北而走肇慶的前後；亦即永曆二年（順治五年戊子）前後。

006 五 日

謾說哀猿擇木難，錦標奪盡我徒看。寧堪獨醒還如屈，也取新芳試浴蘭。命到饑來奚待續，冠當窮處自羞彈。應聲却怪山妻語，也比鮎魚上竹竿。

007 望 月

望月家千里，懷人水一灣。自當安蹇劣，用韋應物句。常有好奇容顏。用陶潛常書作聯旅況不如意，衡門亦早關。每逢北來客，借問幾時還。

008 歸 望

歸望頻年阻，徒歡夢舞斑。在原嗟鳥散，杖策效鱗攀。鏡裡頭多白，風前淚積（又作濕）殷。用堅饑餒志，壯士久無顏。

009 答曾則通次來韻

海天滯迹久，世受國恩同。事業饑寒後，身名忍辱中。困當堅骨力，閒足老英雄。握手相憐處，何須怨谷風。

010 偶 成

最是貧來韜迹宜，強爭枘鑿竟忘癡。客窓詩苦囊兼澁，旅夢春濃老不知。失意無成知得少，灰心已久望燃疑。生嫌豈獨劉惔妹，難笑東山揜鼻時。

011 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

子固今能詩，恨其多病耳。豈疑聖人徒，乃踵吾家美。買藥則無錢，

受饑偏不死。揮毫但苦吟，應即霍然矣。

012 葛衣吟

永樂時，有河南傭者常衣葛衣，余紹興出奔亦祇（又作只）衣葛，今已兩載。

歲月復相從，中原起戰烽。難違昔日志，未泯一時踪（又作蹤）。故國山河遠，他鄉幽恨重。葛衣寧敢棄，有（又作還）遜魯家傭。

按：「紹興出奔」，是在隆武元年；「今已兩載」，應是永曆二年。

013 夕殮不給戲成

難道夷齊餓一家，蕭然羣坐看晴霞。煉成五色奚堪煮，醉羨中山不易賒。秋到加餐憑素字，更深吸露飽空華。明朝待汲溪頭水，掃葉烹來且吃茶。

014 偶成

百孔難教補即全，秋來客意望誰憐。甕當勞處忘同瘁，棋着閒時巧未傳。任我窮留日月老，何人智合事機先。荒居欲藉虛名重，前路茫茫且問天。

015 輓定西侯

方喜廉頗老未曾，駭聞騎箕竟歸昇！只因心血回天竭，會看精英作厲能。滄水潮頭憑怒立，秣陵城外識雲凝。留將背字同埋土，黯黯重泉恨較增！
背上刺有赤心報國字。

按：定西侯，即張名振，係隆武元年（順治三年）魯王所封，死於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此詩應係是時所作。

016 隩草 戊戌仲冬和韻

未伸博浪志，居此積憂忡。一命依藥侶，全軍傍蜃宮。身閑因性懶，

我拙任人工。島上風威厲，蓬蓬震太空。

017

採微往古事，敢曰繼其蹤。散乘成吾逸，逢迎自昔慷。屢枯邀雨潤，詩瘦倩雲烘。卽此寒山外，烟霞護碧籬。

018

不改棲遲趣，偏因詩酒降。晨風搖遠樹，夜月照寒缸。地靜如留古，心憂豈逐曉。興來懷友處，結韻老梅椿。

019

甯不懷鄉國，并州說暫居。無枝空繞樹，彈鋏又歌魚。煉骨危疑集，盈頭珍惜梳。感追無限際，悔絕昔年裾。

020

蓬蒿老仲蔚，亦賣卜成都。獨釣絲千尺，分耕雲一區。樂飢水有泌，行乞市非吳。但是棲依者，堪言屬我徒。

021

隨時卻不悶，而悶實難排。浪撼江空雨，風翻天半霾。熱腸知未冷，晚節慎無乖。榮辱漁家少，乘潮又泛簑。

022

義旂嗟越絕，賸得此頑民。矯矯心如石，絲絲髮卻銀。中山幾度醒，故國十三春。尙慎虛瞻陟，天寒夜泣旻。

023

得興靈武業，誰作李長源。天寶人憑說，漁陽鼓尙喧。居遼當日管，臥雪此時袁。僕更癡於我，安然懶出門。

024

一自椎秦後，同人在海山。冠裳不可毀，節義敢輕刪。受凍頻堅骨，

025

往事英雄恨，株株且俟河。羈藩誰遣觸，竭命竟成磨。海嶼薇原少，

026

非僅謀衣食，人間心卻忙。聲聯隨地義，力任一身綱。無憾忘言做，

027

勳名虛幻耳，身世一輕舟。遠寄西山恥，重將南渡尤。漁樵聯幾歲，

028

門外蒼茫勢，神龍且寄髯。因方嗟褐短，人豈藉泉廉。善愛知珍鼎，

029

不當矜著述，已閉白雲函。是納全留髮，云菴半在巖。寡親時屬旅，

感物義爲咸。半世栖栖意，逢人說大凡。
按：戊戌仲冬，即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其所謂「島上風威

重 016 感懷八首

未伸靖節志，居此積憂忡。退避依藥侶，流難傍蜃宮。身閒因性懶，

我拙任人工。島上風威厲，衾寒夢未終。

重 017

採薇思往事，千古仰高蹤。放棄成吾逸，逢迎自昔慵。花枯邀雨潤，

重 018

不改棲遲趣，偏因詩酒降。晨風搖遠樹，夜月照寒缸。地靜長留古，

重 020

蓬蒿老仲蔚，卜亦賣成都。獨釣絲（連氏作目）千尺，分耕雲半區。

030

樂饑水有泌，行乞市非吳。但是棲依者，相將莫問途。

重 025

朋來閒話舊，感歎到斜曛。聯袂招新月，分途送暮雲。梅寒搖夢影，

031

筆凍冷花紋。興倦登樓矣，依劉今未聞。

032

往事平生恨，株牽且俟河。觸藩誰遣觸，磨竭命先磨。海嶼薇原少，

天南鴈不過。支扉當夜靜，霜月影婆娑。

南來積歲月，又看荔將花。志欲希前輩，時方重北衙。隱心隨倦羽，

寒夢遶歸槎。忽竟疑仙去，新嘗蒙頂茶。

忽爾冬將半，居諸不肯停。新詩榮雪夢，愁思入寒局。同調爭聲氣，

時賢重典型。敝廬依大武，遙接數峯青。

按：此八首，中五首與「隲草」中五首相同；惟其中尚有五十三字異同，茲付※符號以示明之。

033 己亥除夕

年年送窮窮愈留，今年不送窮且羞。窮亦知羞窮自去，明朝恰與新年遇。贈我椒樽屬故交，頻頻推解爲同胞。客路相依十四載，明年此日知何在。脩門遙遙路難通，古來擊楫更誰同。也憐囊空嗟无告，猶欲堅持冰雪操。爆竹聲喧似故鄉，繁華滿目總堪傷。起去看天天未曉，鷄聲一唱殘年了。

按：己亥，即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又所謂「爆竹聲喧似故鄉，繁華滿目總堪傷」句，更可知，其時光文不在臺灣。

034 齊价人移語以詩投贈次韵答之

性懶恒耽逸，身閒若避紛。當關學望氣，載酒欲論文。佳翰誠臻聖（又作美），新詩更軼羣。枝棲欣不遠，時翼挹高雲。

按：此詩題爲「齊价人移語以詩投贈，次韵答之。」很明顯是光文在浯洲作的；浯洲即金門。

035 見博者

好將孤注作機關，名士清談未是閒。驛騎但能傳捷報，出遊何必不東山。

036 自疑

我自知人人未知，爲人謀得已偏疑。拈詩且脫寒酸氣，作夢偏多欣喜時。臥學袁安愁餓死，乞同伍員仄欲投誰。可憐聲應年來少，一味虛脾祇自欺。

037 戲題

十五年來一故吾，衰顏無奈白髭鬚！只應遍處題詩句，莫問量江事有

無。

按：詩中「十五年來一故吾」句，可能是指紹興出奔第十五歲，亦即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

038 無題

吾亦愛吾耳，如何欲乞憐。叩關翻有路，投刺竟無緣。道以孤高重，持當困苦堅。既來學避地，言色且從權。

039 秋日和陳文生韻

秋聲方動處，怪是客偏聞。東國書難去，西山餓早分。知還同倦鳥，不礙等閒雲。慚愧故人意，傳言戰血殷。

按：詩中所謂「東國」、「西山」，似係指「臺灣」及「金門」；又所謂「傳言戰血殷」句，或可能是說鄭成功驅荷之役。蓋鄭荷之戰自夏至冬，初秋正是戰事方酣之際，首句「秋聲方動處」即可相印證。

040 中秋夜坐

果然今夜月，不與別宵同。環島風光淨，隨潮水氣通。歡憑人共賞，興屬我何窮。却笑清樽竭，年年滄海中。

按：詩中所謂「環島」及「年年滄海中」句，均可斷其在海島中所咏；或可斷其在今金門所咏。

041 有感

所恨餓而不死，人情無怪其然。久當困厄知鬼，日逐清虛若仙。謂爾乘車可羨，嗟余彈鋏堪憐。從今只安時命，夫亦何敢怨天。

042 庭中白菊新開

新粧入夜洗胭脂，移向燈前賞一卮。不覺更深花共醉，影隨斜月舞遲遲。

043 野 鶴

獨得孤鶩趣，難違天性真。優游俯仰適，愛惜羽毛新。高與烟霞狎，廉爲鴈鷺嚙。朝遊蒼海表，夜唳鷺江濱。骨老飛偏健，身閒瘦有神。已知矰繳遠，幾閱雪霜頻。舞月寒流影，依松靜絕塵。乘軒爾何事，翻欲賤朱輪。

按：「夜唳鷺江濱」句，其所謂「鷺江」者，即廈門也。「濱」即邊；也就是指金門而言。蓋金門即在廈門邊鄰；但似亦可能是遊廈門時作的。

044 夜眼聽雨

遇晴常聽月，無月聽偏難。海怒聲疑近，溪喧勢作寒。閒枝驚鳥宿（又作雀），野渚洽魚歡。夢與詩爭局，詩成夢亦殘。

045 齊价人旋禾未及言別茲承柬寄欣和

忽帶青雲去，惟將逸韻留。剡舟知待雪，陶徑已辭秋。風足高山水，光原燦斗牛。瑤華承寄問，多病獲新瘳。

按：旋禾，即回廈門。蓋禾即嘉禾，係廈門別名。此詩，應係光文在涪洲所作。

寄跡效人吟

憶自丙戌乘桴，南來閩海，或經年泛宅，或偶寄枝棲，憂從中來，興亦時有，每假題詠，聊混居諸；戊子入粵，所吟亦多；辛卯以來，借居海島，登山問水，靡不有詩，尤喜步和人韻，雖邱壑情深，覺感激時露；今秋檢（又作簡）閱笥中，頓產（又作生）悔愧，不論閒題記事，悉付祖龍；仲冬小窓冷坐，欲再發抒飄泊情事，機神數罣，偶得鄭哲三「海泊吟」，不禁勃勃步韻，然哲三余未識面也。

046

不道十餘載，猶然若故時。因人作事緩，連我信天疑。燕雁春秋易，

滄桑日月遲。爲與靡聘感，且滯水之湄。

047

分得青天在，盤桓且振裾。行春依雨歇，問月借杯舒。莫咎張樵誤，兼之荆劍疏。將傳島上史，末路漫躊躇。

048

望水途知隔，遙江風景殊。艱難依鷺渚，憤發奮虬鬚。仙近飢留朔，山移子繼愚。間鷗不厭我，日共與爲徒。

049

只說暫來耳，淹留可奈何？驅羊勞叱石，返舍擬揮戈。我恥先施倦，人聞編謫多。旅途宜自惜，慨以當長歌。

050

於我應當餓，家人苦未能。憑胸携舊積，就史接多朋。致贖童僂厭，分糧雁鶩憎。謀身尙不足，王業幾時興。

051

烟寒島上滿，落日鬼豪侵。支命全虧骨，包愁總在心。徑荒陶興淺，袍客范寒深。起舞徒虛事，頻年聽翰音。

按：「不道十餘載」句，似係指紹興出奔十餘年。又序中謂「辛卯以來，借居海島。」未言是在金門或在臺灣，但據前人所記光文以及光文自記者，均有謂辛卯航海至金門；又詩所云「鷺渚」互相印證，即當指借居金門海島無疑也。

052 仲春日友人招飲不赴

並無一事慰相知，占住桃源亦頗宜。詩債屢稽明月夜，酒緣偏悞好花時。頻收靜致留春雨，忽發新思寄柳枝。却訝漁人焉得到，遂令鷄犬也生疑。

053 郊遊分得青字

和風催我出郊去，好鳥還宜載酒聽。草色遙聯春樹綠，湖光倒映遠峰青。歌喉潤處花初落，詩韻拈來醉欲醒。逸興強尋豁目處，頽然獨立望滄溟。

054 菊受風殘又復無雨潤，上五字又作：「零落不堪矣，又復枯燥無雨。」十一字）累累

發花，雖不足觀，亦可聊慰我也。

天風吹不盡，憔悴復舒英。似有催詩意，還多望酒情。會（又作雖）當枯亦發，是乃困而亨。愛惜饒真賞（上五字又作：即景聊相遣），休將境遇評（上四字又作：嫌凋嫩生）。

055 重九日登嘯臥亭

重陽節至客心悲，託興登臨酒一卮。健挽石梁看沒羽，醉摩字影讀殘碑。當年運數終窮九，廿載憂危共此時。爲問生涯在何處，黃花知以晚爲期。

按：嘯臥亭在金門，可見此詩在金門所作，詩中所謂「廿載憂危共此時，爲問生涯在何處」二句，應係指紹興出奔後十餘年或二十餘年之「爲問生涯」也；蓋詩中所稱的十，或百，或千，是相當有其伸縮性的。

056 看 菊

我昨咏叩須，相將造芳圃。南種悉珍奇，目所未經親。何須問主人，携樽直入廡。主人笑出迎，看花有僂僂。因之同歡酌，脫略如太古。爾我與菊花，亦竟忘賓主。卽此稱快哉，主人有餘賈。相結再來期，興酣慎莫拒。乘此花正開，聊以慰辛苦。詰朝勅庖人，折柬招衆父。我亦與其中，晨興便接武。入門聞清香，舉目愛花嫵。登筵飲醇醪，飽德銘肺腑。爲樂欣正長，引商復刻羽。陽春天氣佳，月麗清虛府。

秉燭繼夜遊，分吟索韻譜。才推河間雄，箋飛白雪舞。諸公八斗高，自足當繡虎。我乃欲效顰，如弄輸門斧。瞻言棲依處，何異金門塢。蠡城以南，亦傲骨我終持，不與時仰俯。朗吟乞食詩，無以濟終窶。有金門塢。飲酒不能多，所畏罰童叟。當此知己閒，強爲盡維醕。主人酬勸頻，先醒嫌小戶。月色滿花枝，時將過夜午。運甕有後人，爲能繼乃祖。柴桑獨酌後，猶戀晉云土。迄今景高蹈，五字慚規撫。維菊與忘言，芬芳自傾吐。序晚值風霜，勁節孰予侮。藉非高士流，濫賞奚足取。共識此中意，斯會同友輔。

057 和曾體仁賞菊分得人字

孤芳獨出絕纖塵，冷向閒中老此身。賞並高朋懼不極，時當晚季傲爲眞。新題遍咏偏催我，半醉高歌欲效人。子夜月明淒絕處，滿叢寒露不知春。

058 柬曾則通借米

邇來乞食竟無處，饑即驅我亦不去。甌中生塵興索然，殮風吸露望青天。窮途依人仍不足，自顧已忘榮與辱。何當穉子困餓啼，絕不欲我作夷齊。勉學魯公書新帖，呼庚未免爲臣妾，嗟！嗟！苦節尤難在後頭，一日不死中心憂。

059 廬司馬惠朱薯賦謝

隔城遙望處，秋水正依依。煮石烟猶冷，乘桴人未歸。調餓思飽德，同餓喜分薇。舊德榮懷抱，廬昔爲我郡兵憲。于茲更不違。

按：廬司馬即廬若騰無疑；蓋若騰曾在浙江任提刑按察司僉事。

060 貸米於人無應者

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烟霞煮得石。但使清虛腹裡存，詩瘦偏多新意格。也知詩瘦恰隨秋，高飛秋色入潯州。蒼狗浮雲倏變幻，老我狂愚

我自羞。西山尚有中子在，周全（又作旋）應盡性天愛。乃竟二餓千載垂，旅處寡親益增憤。我來避世如避秦，上下無交餽贈屯。倘能屈曲爲小貶，何妨白日竟驕人。驕人者流世所敬，不辨笑邪反笑止。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尋（又作審）究竟。昨夜夢中誰贈雲，醒時拾得似紛紛。人間世事尙難料，如何天上獲相分。感此高誼思所報，木瓜何以投（又作矢）永好。今日幼安固如何，却亦未曾除皂帽。

按：「高飛秋色入潯州」句，可證此詩係在金門所作。

061 概 賦

憶自南來征邁移，催人頭白強支持。樂同泌水風何冷，飲學秋蟬露不時。最幸家貧眠亦穩，有憂盜者以財寄人，夜堪憐歲熟我仍饑。時米價平，余乏錢，需升斗，仰天自笑渾無策，欲向西山問伯夷。

062 寄懷莊禮庵

別島山川異，傷懷是故臣。同心爲千載，分手記初春。分袂在元志士

尊聲氣，東都重縉紳。寒梅將欲放，折寄不嫌頻。

按：「東都重縉紳」，應係指成功攻克臺灣後，頗重於招攬縉紳。此詩似係光文初抵臺灣之作；很可能是在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十二月所咏；蓋以其有「寒梅將欲放」句也。

063 謝王愧兩司馬見贈

廿載仰鴻名，南來幸識荆。忘機同海客，尊義締寒盟。霖雨時需切，東山望不輕。流離誰似我，周急藉先生。

按：王愧兩，係於永曆十八年渡臺；中所謂「東山望不輕」句，應係指在臺灣頗孚衆望之意。

064 言 憂

明識憂無用，忘憂實不能。安危思覆卵，進退履春冰。懷杞終何益，

支天未可憑。東山誰穩臥，懷想古凝承。

按：此詩似係光文與鄭經交惡所作；在金門時言窮，到臺灣後言憂，此爲光文詩情。

065 癸卯端午

年年此日有新詩，總屬傷心羈旅時！却恨餓來還不死，欲添長命縷何爲？

066

海天多雨濕端陽，閉戶偷然一枕涼。不是好高偏絕俗，並州今且作商量。

067

笑予何事日栖遲，不讀離騷便賦詩。幾度尋筇欲問酒，蒲香隔院竟招誰。

按：癸卯，即永曆十七年，時光文在臺灣；「海天多雨濕端陽」句，是寫臺灣五月多雨的氣候；臺諺有曰：「五月無乾塗」。

068 題寧靖王齋壁

脩得一間屋，坐來身與閒。夜深常聽月。門閉好留山。但得羈棲意，無嗟世路艱。天人應共仰，愧我學題蠻。

按：寧靖王，即朱術桂，永曆十八年渡臺，此詩應在王渡臺修屋後所題，故當係永曆十八年或十九年之作。

069 吳正甫忽欲爲僧以柬寄賦答

常說爲僧好，君今欲了緣。果然撇得下，祇（又作只）便悟當前。但使身無累，毋令世有權。釋名余早定，不是愛虛圓。超釋名

按：由「釋名余早定」句，可見此時光文尙未變服爲僧；也可以說尙未移居目加溜灣。

070 秋 吟

爽氣橫飛野況佳，迴迴對水縵興懷。芙蓉露涇紅妝冷，江海風生白浪排。敵愾深同袍澤誼，招舟廣訂弟兄儕。即今天缺尤須補，孰上秋旻繼女媧。

071

潮水如從天外來，澄光一片隱樓臺。東山興倦投（上二字又作「懶」）遊屐，栗里花稀覆酒杯。熟慣窮愁詩債逼，久安寂寞道心開。洗兵欲挽河猶遠，利涉當前藉大才。

072 思歸六首

歲歲思歸思不窮，泣岐無路更誰同。蟬鳴吸露高難飽，鶴去凌霄路自空。青海濤奔花浪雪，商飈夜動葉梢風。待看塞鴈南飛至，問訊還應過越東。

073

颯颯風聲到竹窓，客途秋思更難降。霜飛北岸天分界，月照家園曉渡江。荒島無薇增餓色，閒庭有菊映新缸。夜深尋友沿溪去，怕叩柴門驚吠龍。

074

我貴何妨知我希，秋山閒看倚荆扉。濤聲細細松間落，雪影搖搖荻上飛。詩瘦自憐同骨瘦，身微却喜共名微。家鄉昔日太平事，晚稻香新紫蟹肥。

重
071

潮水如從天外來，澄光一片隱樓臺。東山興懶藏遊屐，栗里花稀覆酒杯。熟慣窮愁詩債逼，久安寂寞道心開。洗兵欲挽河猶遠，利涉當前

藉大才。

075

不飛霜色到陳林，蘆雪楓丹秋已深。民習耕漁因土瘠，天留風月絕塵侵。山容漸老添詩料，海氣凝寒動客心。締綰自看還傲甚，無衣空搗月明砧。

076

山空客睡欲厭厭，可奈愁思夢裡添（又作裏）。竹和風聲幽戛籟，桐節月影靜穿簾。暫言放浪樵漁共，久作栖遲貧病兼。故國霜華渾不見，海秋已過十年淹。

按：「故國霜華渾不見」句，即等於說臺灣無霜華；又「海秋已過十年淹」句，也可說渡臺已有十年。

077 大醉示洪七峯

今日蠶休文，大不合時宜。只知作桀犬，降表竟莫爲。蹈海若不死，患難徒相隨。信友本事親，絕裾悔難追。家亦有薄田，棄之來受饑。何敢與人爭，志氣似難隳。天水有名臣，北海使節持。厥孫居此地，堅操更標奇。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茲。兔園誰賦雪，平原會可期。欲學樊將軍，卮酒安足辭。浮白笑難老，醉言自覺痴。問途已若此，且讀谷風詩。

078 往寧靖園亭脩謁

陽谷生輝尚未炎，滕王亭子綠新添。雨餘折角誠堪詫（又作異），海外依人半受嫌。尋路入來皆茂草，隔溪望處映珠簾。主翁有志山陰客，名紙須（又作煩）通屬典籤。

079 蛙 聲 有序

寓居窄逼，庭草不生，時值秋霖，雲深日暝，入夜至更餘，雨

聲暫歇，殘雲宿于天際，微月出于東方，忽有蛙聲出自庭側，僅僅孤鳴，或斷或續，豈呼類而寡朋，抑離羣而自詠，欹枕聽之，似爲有致，不若池塘亂鳴，徒聒噪人不成夢也。披衣而起，挑燈詠之。

時當默處懶爭鳴，夜向空庭獨發聲。低逐蛩號音不亂，高隨蚓曲氣還清。官私却混今誰問，鼓吹難齊部未成。雨後竹中空自怨，並無飛羽宿啼更。

080 重九大風

有處可尋菊，還當冒雨行。久因詩興懶，徒覺海潮鳴。人以悲秋老，身當避地輕。不堪佳節度，休着孟嘉名。

081 移居目加灣留別

流離相見便欣依，閩粵周旋荷解衣。敢謂魯連深自恥，不知重耳竟何歸。欲聆佳信頻西望，却訝離羣又北飛。但令雙魚無或間，困窮亦足慰周饑。

按：目加灣，即今臺南縣安定鄉。

082 別顧南金

明知苦節却難貞，九載相憐藉友聲。邱壑有情推大老，色言欲避笑愚生。入山地近區南北，南金移居南路。此日情深勝弟兄。安得時時慰依傍，長如鷗鷺得隨行。

按：顧南金，不知何許人。「南路」即指臺灣南部無疑；不過當時南部是指今臺南以南，蓋以臺南爲中心故也。

083 別洪七峯

鷺島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髮膚無恙悲徒老，著述方成悔欲焚。忽作閒心同倦鳥，俄焉長揖別高雲。從今只合言于野，理亂都將置不聞。

按：所謂「鷺島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句，可能是在光文渡臺而移目加灣時所咏。

084 山間八首

戰攻人世界，隱我入山間。且作耽詩癖，誰云運甕閒。松杉生遠影，風雨隔前灣。天路遙看近，歸雲共鶴還。

085

生平未了志，每每託逃禪。不遂清時適，聊耽野趣偏。遠鐘留夜月，寒雨靜江天。拯渙方乘木，才弘利涉川。

086

念此朝宗義，孤衷每鬱鬱。未能支厦屋，祇可託漁樵。翼作雲中鶴，來聽海上潮。長安難得去，不是爲途遙。

087

已當天末處，地亦近南交。欲雨虛帷潤，無家壯志拋。桐看幾落葉，燕記屢營巢。正作還鄉夢，虛窓竹亂敲。

重 049

只說暫來耳，淹留可奈何。驅羊勞化石，返舍擬揮戈。我恥周旋倦，人言厭惡多。旅途宜自惜，慨以當長歌。

088

雲間（又作閒）長抱石，鷗夢淺依沙。山靜能容客，潮流直到家。苟全徒倚便，小隱困窮加。不識春風面，何人問落花。

089

饑已千秋久，人堪飯首陽。苦憂徒反側，無事笑徜徉。慨想風雲合，

迴思雨露長。只（又作祇）今空寂寞，能不戀滄浪。

090

長松不可俯，遠視立亭亭。月色來窓曙，山光到海青。荒村餘古意，老鶴愛脩翎。正發臨池興，憂來筆又停。

按：上八首中其第五首與「寄跡效人吟」第四首同；惟內有五字異同，茲附以記*號以示明之。又其第六首「山靜能容客，潮流直到家」句，似可看做是在光文定居目加灣咏的。

091 州守新構僧舍于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

也

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閒。書成短偈堪留寺，說到真虛欲點頭。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

按：州守，似係指天興州守而言，那時目加灣屬天興州。

092 番 婦

社裡朝朝出，同群擔負行。野花頭插滿，黑齒草塗成。賽勝纏紅綿，新粧掛白珞。項常掛瑪瑙珠。鹿脂搽抹慣，卻與麝蘭爭。番抹鹿油以為香。

093 釋 迦 果

稱名頗似足誇人，不是中原大（上三字又作：張公太）谷珍，端為上林栽未得，祇（又作只）應海（又作野）島作安身。

094 公 孫 橘

枝頭儼若挂疏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番兒尋得到，滿筐携出小金鈴。

095 椰 子

筒裏凝肪徑寸浮，誰教番子製為油。窮民買向燈檠用，祇為胡麻歲不

收。

096 番 柑

種出蠻方味作酸，熟來包燦小金丸。（上五字又作：黃玉影纓纓）假如移向中原去，壓雪庭前亦可看。

097 曉發目加灣卽事

濃霧不為雨，乘朝向北行。此中長有恨，回首意難平。翼作南山豹，新聞出谷鶯。忽然開霽處，前路甚分明。

098 野 菊

野性偏宜野，寒花獨耐寒。經冬開未盡，不與俗人看。

099 發新港途中卽事

隱心甘作苦，逐逐却難禁。計拙憂成老，身閒喜獨吟。塵囂渾欲脫，山水試相尋。滿路芙蓉發，秋光已覺深。

按：新港，即今臺南縣新市鄉。

100 詠 籬 竹

分植根株便發枝，炎方空作雪霜思！看他儘有參天勢，只為孤貞尙寄籬。

101 與 友 奕

吟罷客方至，疎枰手自開。不堪觀敗局，聊欲試燃灰。野竹聲初靜，遙風翠亦來。誰興澠水業，且復共啣杯。

102 至灣匝月矣

閉門只是愛深山，夢裡家鄉夜夜還。士學西山羞不死，民非洛邑敢居頑，羈栖塵市依人老，檢點詩書匝月閒。究竟此身無處着，每因散步到禪關。